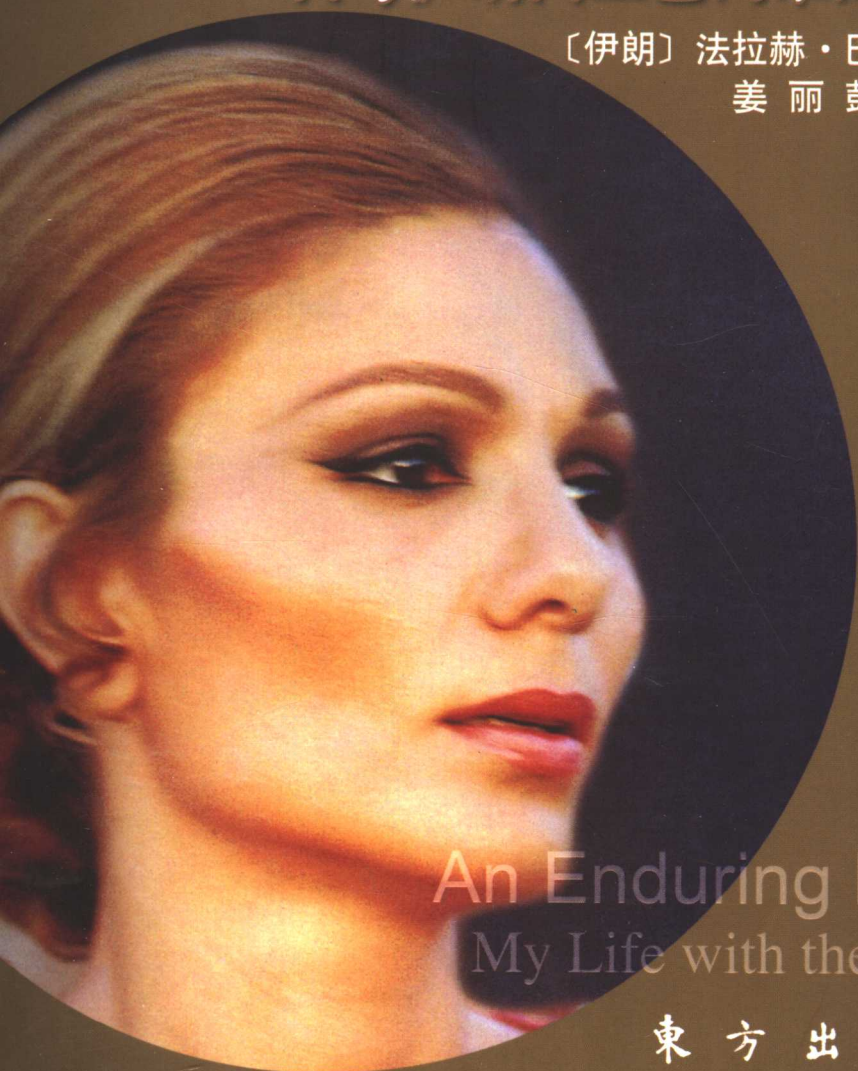


忠贞不渝的爱

——我与伊朗国王巴列维的生活

〔伊朗〕法拉赫·巴列维 著
姜丽 彭修彬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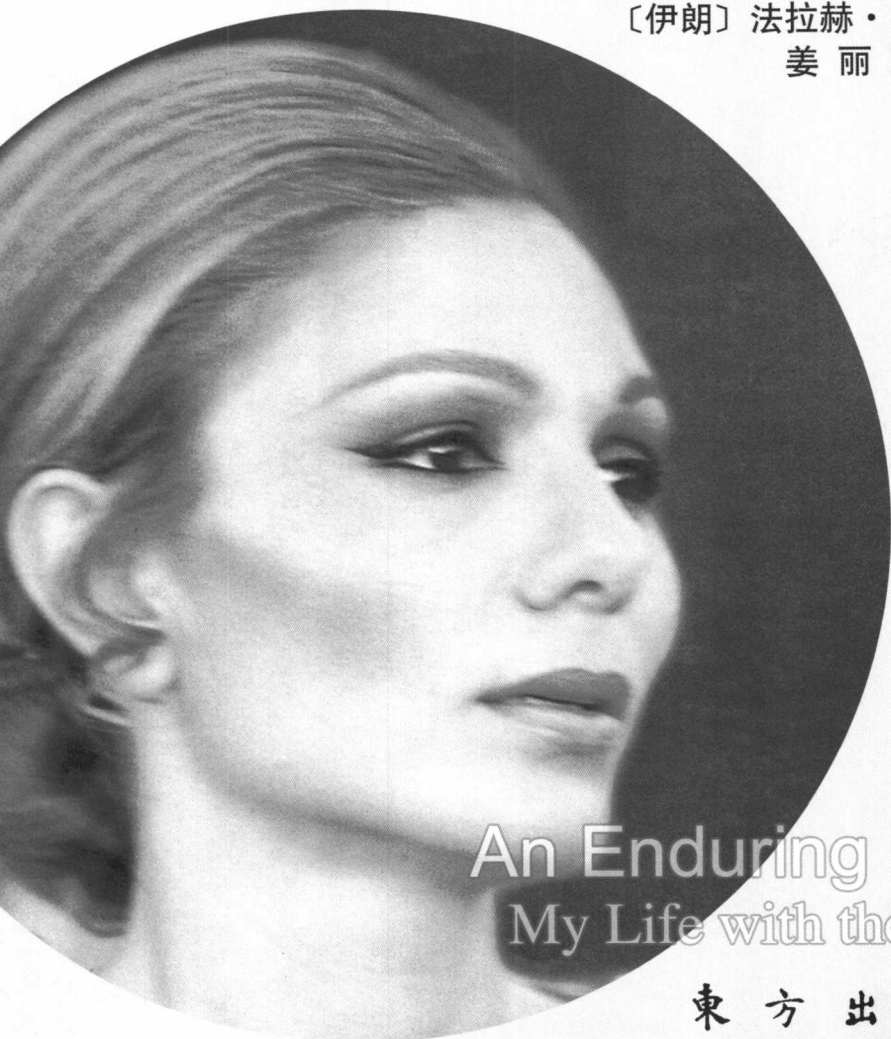
An Enduring Love
My Life with the Shah

東方出版社

忠贞不渝的爱

——我与伊朗国王巴列维的生活

〔伊朗〕法拉赫·巴列维 著
姜丽 彭修彬 译



An Enduring Love
My Life with the Shah

東方出版社

策划编辑 杨松岩
责任编辑 刘佳 侯俊智
装帧设计 肖辉
版式设计 东昌文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忠贞不渝的爱——我与伊朗国王巴列维的生活

[伊朗] 法拉赫·巴列维著 姜丽 彭修彬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6. 9

ISBN 7-5060-2542-6

I. 忠… II. ①巴…②姜…③彭… III. 巴列维-传记 IV. K833.73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61784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05-1539 号

© as per XO Editions, 2003.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 as per XO Editions 授权东方出版社独家出版

书 名 忠贞不渝的爱——我与伊朗国王巴列维的生活
ZhongzhenBuYu de ai
著 译 者 [伊朗] 法拉赫·巴列维著 姜丽 彭修彬译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社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640×980 毫米 1/16 印张 22 插页 16
字 数 260 千字
印 数 5000 册
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60-2542-6/K
邮购地址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网 址 <http://www.peoplepress.net>
邮购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定 价 42.00 元

致伊朗人民
致我的孩子们
致对国王的爱

“记得鸟儿的展翅飞翔
鸟儿的躯体会死亡。”

——弗洛格赫·法罗克赫扎德

前 言

每当我想起1979年1月那个清晨，就会感到一股锥心之痛。首都德黑兰受到野蛮袭击已达数月之久，但是整座城市却陷入紧张的沉静气氛中，好像我们的首府突然之间屏住了呼吸。这是在1月16日，我们即将离开这个国家，因为我们认为，国王的暂时离去会平息这场叛乱。

因此我们离开这片国土，这个决定早在十天前就做出了。对外，我们宣布到国外休假几周，这是国王希望向人民传达的信息。他自己真的这样想吗？偶尔从他忧郁的眼神中，我却看到他的不自信。我也强烈地希望我们只是去度假，但是对此我也没有十足把握。然而，我仍旧无法相信，这位为伊朗人民服务了长达37年的国王将来再也不能重振雄风。在他的治理下，伊朗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毫无疑问，一旦和平再度恢复，每个人都将认可这个事实。我希望如此。

天一直都下着雪。刺骨的寒风从厄尔布尔士山顶上袭来，晶莹的雪花在黄昏的灯光中翩翩起舞。夜晚非常宁静，这是很奇怪的一种宁静，国王小睡了几个小时。在过去的一年里，因为疾病缠身、国事操劳，国王的体重急剧下降。而且，尽管已经宣布戒严，但是每天晚上反对者们还不断地袭击我们的战士。甚至我们在住处都能听到他们那充满仇恨的叫喊声：“安拉是伟大的，国



王去死吧！”我宁愿付出一切使国王能免受这样的侮辱。

从那时起，我们都和孩子们分开了。我最小的孩子雷拉突如其来地看望我们，法拉赫纳兹的眼神虽怯懦但满含着对父亲的爱，阿里礼萨肆无忌惮地开怀大笑和随便地开玩笑（我丈夫非常爱他，所以都能容忍他的所作所为），所有这一切都已经从王宫中消失殆尽。我将这场离别推迟到最后一刻，直到我感到，这已经注定我们近20年幸福的家庭生活即将结束。我们的长子礼萨当时在美国接受战机飞行员的培训。那时他17岁，每天都给我们打电话。美国电视上报道的伊朗国内形势令他非常担忧。我竭力安慰他，劝说他要意志坚强，至少不要放弃希望，虽然我已经看到，国家已经不可避免地正陷入混乱的局面。国内到处停业，炼油厂已经关闭，国家银行也已将近空无一人。每天街道上都充斥着游行、仇恨、挑衅和谣言。国王同长子也会简短地聊上几句，同我一样确保自己的忧虑和焦急在电话中听不出来。同时，我们身边的人都正在逃离这个国家。数月以来，越来越多的商界精英、工程师、研究员和管理者都开始逃离这里。不久，我们就是这艘沉没的军舰里最后的“合法统治者”，一些反对势力似乎决心要将这艘军舰彻底摧毁。

孩子们离去前的那些日子非常难熬。雷拉只有8岁，似乎还不明白我们正在经历的可怕紧张气氛，但是法拉赫纳兹和阿里礼萨，分别15岁和12岁，没有掩藏住他们的不安。我看到大女儿在花园门口的铁栅栏边伫立很久，静静凝视着空荡荡的街道，显然因为看不到往日那些快乐聊天的成群孩子们而感到纳闷。那些人都到哪里去了？

在这期间，成批的将军、政治家、大学教授和一些工作人员来到王宫里向我丈夫提供建议。一些人建议他采用一个和平的政治解决方法，其他人则请求他动用军队开火，国王坚决拒绝了后一条建议，他说如果要以爱国者的鲜血为代价，这个君主将无法

挽回他的统治。“独裁者可以，但是君主不能这样做。”于是，他斩钉截铁地拒绝了后一条建议。国王认为，最英明的解决方法就是离开伊朗，我们决定先送走孩子。法拉赫纳兹在一个月前离开，即在1978年12月中旬，去美国找他的哥哥。雷拉和阿里礼萨也去美国找我母亲。我记得阿里礼萨坚持要带走伊朗国旗和我们特别为他定做的军服。我们何时才能再见到孩子们？美国开始同意接收我们，后来却变得含糊其辞：很明显我们不再受欢迎。埃及将是我们的第一站，但是却离孩子们很远。

那天早上我们分开吃早点，国王早早起床，然后去办公室，就像往常一样。难道他知道，这是他为所挚爱的国家工作的最后时日吗？他是否知道，他将永远回不来了？今天想到这些仍旧令我心碎。

我一早上都在收拾东西。在收拾孩子们的相片和家人影集的那个夜晚，我一直都在想念着孩子们，一想到要将这些相片留在身后就极其难过。快，带走这些照片！我们过去所有幸福的回忆都承载在那些相片中。我还应该带走什么呢？突然，我记起了喜欢常穿的一双靴子。从现在起，我们将一直在地球上奔波行走，如果我们持有平衡的心态且不灰心失望，那么就必须向前走。的确，这双靴子将是我最为亲密的伙伴。很奇怪，它们的存在抚慰了我的情绪。当我几天后在一个行李箱底下找到它们时，我发出了苦涩的笑声：“上帝保佑！为什么我没有想到，这种鞋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能找到？”我猜想，等待我们的将是一个怎样寒冷、人口稀少的驱逐之地？

然后，我在图书馆中浏览，从书架上选取一些自己最喜爱的书籍。王宫的一位工作人员走上前想要为我提供帮助。我们在我的办公室里。

“这些东西是您的，陛下，带走它们吧！”

我记得我非常难过地看着这位男士。



“不，我当然不会带走它们。所有的东西都必须留在这里。”

然而，也许我们将会回来，但是这里的一切都已经变得惨不忍睹且令人感到无地自容。那些暴怒的游行者们早已闯进了王宫，打开了我们的抽屉和柜橱。所以一想到这种情景，我就感到撕心裂肺般的痛楚。我不想让他们有理由认为，我们带着本应属于我们的东西离开这个国家。不是，我们离开时要堂堂正正的。为了国家的利益我们一直都在不懈努力。即使我们犯了错误，但至少我们只想着为国家做好事谋利益，而非其他的想法。

在前一天，我叫来我们博物馆的馆长，拿走各国政府首脑送给我们的珍贵礼物以及一些私人物品。这样，它们至少不会被偷走。我没有兴趣将这些价值不菲的东西留在身边。我想让所有留下的东西——相片、私人物品、地毯以及其他——都能留在原地，甚至是我的伊朗服装。我是有意将这些东西留下，就像我将我灵魂的一部分留下一样。为了预防盗窃或者被破坏，我邀请电视台来拍摄下王宫的内部摆设。同时，我也邀请伊朗和外国记者。那时，我们的生活是伊朗命运的一部分，能将我们私人物品留在祖国，我感到非常骄傲。

最后的时间很快逝去，太快了，在这段时间里，各种反对我们的运动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而我则在长久地凝视着花园中的树木、冬天德黑兰耀眼的光线以及我们曾经幸福度过的、充满温暖的住所。我记得，在我再次陷入这种状态时，曾打电话给美国的法拉赫纳兹，突然意识到这个可怜的孩子已经离开一个月了，然而她仍然相信她能够将重回她的卧房，重新拾起她的玩具。她怎会想到再也看不到伊朗了，一直到今天？她会想让我给她带走什么物品呢？

“现在好好想想，我的宝贝。告诉我，你尤其最喜欢什么？”

我吃惊地听到，她要一个歌手的画报，他叫萨塔尔，在伊朗已经是一位受大众喜爱的人物，这个人的画报在她的房间里占据

最好的位置。那就是她真正想要的惟一东西。我觉得，就像我和我的靴子一样，她也确信，这张画报将一直为她保留着。它掩藏了即将到来的不幸的程度，对此，法拉赫纳兹将深信不疑。

对雷拉来说，他住在王宫中的一个独立的房子里。自从他在几个月前离开后，房间里的百叶窗一直关闭着。我一直保留着他孩童时的衣服，他学会说第一句话和走第一步时录制的磁带，他的影集以及他所有的回忆都保存在那里。我甚至不想给他打电话。我留下了一切东西，如果今天我能再找到这些宝贝，我将是多么开心啊！

早上的时光就要过去了，国王还在办公室，但是现在王宫外的气氛越来越阴郁。我可以感受到王宫中其他人的压抑和不安。他们中年龄大一些的人曾服侍过里萨国王——我丈夫的父亲，其他一些人都在20年前见证了我们的婚礼。他们以不同寻常的沉默在王宫里来回走动，似乎对我们即将离去感到吃惊不已。我意识到，他们的默默无语意味着绝望。我觉得，“我们不能这样离开，我们不能丧失信念。”

他们成批地来向我们告别。我向他们解释，我们将要经历伊朗漫长历史中另一个变化无常的困难时刻，但是春天还会再来，我们将会再次相见庆祝国王的归来。谁会想像我们国家会遭受这么一个噩梦？我们强忍泪水，一些甚至强颜欢笑。然后我送与他们一个纪念品或一些钱，就像一个将要离去的人通常会做的那样，以此来加强我们之间的关系。

最后国王到来了。他们一看到国王就开始哭起来。通常，国王会控制自己的感情，但是现在似乎努力挣扎着掩藏自己的感情。他们对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说了告别话。他们中的许多人哭着请求他留下来，不要抛弃他们。我们接到通知，我们乘坐去麦拉达德机场的两架飞机即将起飞，他们所有人都自发地聚集在王宫的通道上。这一次我们真的要离开了。我们的行李已经搬到飞机



上。无数双手伸向我们，我仍然能看到因悲伤而扭曲的脸庞。最后，国王向他们挥手；我吻了离我最近的女士。伴随着耳边隆隆的起飞声，我一会儿就看到王宫消失在德黑兰高楼大厦的身后。

这两架飞机在帝国大厦附近降落（我们乘坐一架，保安人员乘坐另一架）。一小群人在那里等候着我们：军官们和几位政府官员围在一起，抵御着冰冷刺骨的寒风。国王已经请求人们在这困难的时刻留在原来的地方，不要来麦拉达德机场。我们已经了解到，在这个原本经营不错的机场里，反对者们举行各种运动，破坏了许多飞机；现在机场似乎突然之间死一般沉寂。因罢工搁浅的飞机露出忧郁的身影，空荡荡的天空中惟一的声音就是从厄尔布利士山脉上刮过来的呼呼风声。我的丈夫表情严肃，直直地站立着，同这几个朋友和忠诚的追随者们一一打招呼。帝国警卫中的一个军官跪在了国王的脚下，请求他留下来。国王弯腰将他扶起，那时国王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和所承受的苦难。我看到，他眼中布满泪水，通常总是自制力良好的他现在也失去了控制。几位军官也无法隐藏他们的感情，请求他不要离开，他特意同军官们交换了一下看法。

机场里只有几位伊朗记者，他们站在稍远的地方，看起来很好吃惊。我们没有邀请外国记者。过了一会儿，国王注意到他们，走向他们。他刚刚任命沙普尔·巴克迪阿为政府首脑，那时，新首相正在等待议会的通过。国王不想在议会没有批准他的决定之前离开这个国家。“我告诉过你们政府成立的时间，”他告诉记者，“我累了，需要休息。我也说过，当一切似乎运行良好且政府各部门各司其职时，我将去旅行。现在旅行开始了。”他又补充说到，在我们国家的漫长历史中，伊朗经历了许多危急时刻，但是他仍然相信：伊朗的文化和民族特征将再次被人们继承下来。

这一点是关键的。我们将要去旅行，消失一段时间，让人们感情变得理智，愤怒得以平息，大脑冷静下来。几周后，他们将理解这一切。是的，我们必须相信这一点，将来也要相信。我拒绝绝望的想法。

几分钟的紧张痛苦的时刻过去了，这时有人告诉国王，议会批准了沙普尔·巴克迪阿的任职。他将随时乘坐飞机到达机场。的确，他到来了，从天而降，从机舱中出来，弯腰下悬梯，整理衣服和胡子，然后走向机场对面。议会会长扎瓦德·塞德先生也一起来了。这两个人立刻走向我们，向我们致敬，带着复杂的感情同我们寒暄几句。

“现在一切都在你的手中，”我丈夫平静地对巴克迪阿说，“我希望你成功。我将伊朗置于你、你们和上帝的看护之下。”三天之后，他被迫逃亡，他的政府也被阿亚图拉·霍梅尼的伊斯兰政府推翻。

现在我们要离开了。我们迎着寒风，走进用于政府官员度假的飞机，一架蓝白相间的波音707，名为“猎鹰”的飞机。国王到达悬梯时，他转身，陪护我们的一小群人也站住了。这一最后的时刻在我的记忆中是感情无法承受的时刻。在场的有官员、飞行员、法官和伟大勇敢的帝国警卫。然而在这个场合，每个人都感到极致的压抑。他们一个接一个地亲吻了国王的手，他们的脸上满是泪水。甚至巴克迪阿先生（他赞成我们的离开）眼中也含有泪水。

“在我离开时，他们给予我的信任深深感动着我，”国王后来在他的备忘录中写道，“那是一片沉寂，惟有低泣能打破这番沉默。”

我们最后进了飞机，几位要求陪伴我们身边的人跟随着我们。阿米尔·阿斯兰阿夫沙，就是其中的一位。还有卡姆比兹·阿塔巴，他的父亲阿伯法斯·阿塔巴曾服侍过艾哈迈德和礼萨国



王，还有克欧马斯·加哈比尼和亚兹丹·奈维斯上校以及一些警卫军官们负责我们的人身安全。几个服侍我们很长时间的人也在其中。在最后一刻，我问我四个孩子的医生路欧萨·皮尔尼亚博士，是否愿意和我们一起进行这次旅行，其结果充满不确定性。她立即同意，将她的家人抛在身后，只带了一个箱子的衣物。最后，还有我们的大厨师。也许他已经预感到了，数月之后他才能看到伊朗和他的厨房，为此这个非常谨慎的人随身携带了他所有的物品如大铜盆、成袋的豌豆、大米等……总之，每个人都带着他们能带走的东西。

国王刚上了飞机就到飞机的前面去，坐在了飞行员的座位上。飞行一直都是他最喜欢的事情之一。因此，尽管他感到压抑，或者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想驾驶这次飞行，因为它将带他永远离开伊朗和他的人民。因为受到我们刚刚经历的极其悲痛感情的影响，我无法记得关于起飞的任何事情。但是，在内心深处，我松了口气，并且感到骄傲，我没有被打垮。

我丈夫驾驶飞机飞行在整个伊朗的上空。一旦我们离开自己的领空，他就得将驾驶座位交给飞行员，加入在机舱中坐好的我们中间。那时，我充分意识到，历史正将我们拖向深渊。如果我没有立即用某种方式进行回击，我将会疯掉。我想到一个主意：呼吁全世界来帮助我们不幸的国家。我们离开时国内还有几股势力，他们反对叛乱者，但是因为缺乏物资，不久将被摧毁。当务之急就是，我们必须给他们援助，提醒同我们关系密切的各国首脑们。我立即请求国王允许给他们发送信息。他好奇地看着我，然后勉强同意。然后，在阿夫沙的帮助下，我承担了起草这些呼吁的任务。

就在那一天，当我们飞向埃及南部的阿斯旺时，在我们漫长的被驱逐路途中，我第一次非常急切地开始写满一个笔记本的第一页。我这样写着，一直到18个月后国王的逝世为止。

我从中节选了几段：

1979年1月6日

王宫里一切都很糟糕，非常糟糕！……做完了最后的事情，打完了最后的电话，那么多的人们眼里饱含泪水……不要放弃，不要感到绝望，不要哭泣，给予他们希望……我将整个生活抛在我身后，我希望再回来，但是同时，我的前胸感到无比沉重。王宫中所有人跪在我们的面前，他们问道：“你们去哪里？什么时候回来？为什么要离开？我们感到被抛弃了，就像孤儿一样，像孤儿……”，“不，请站起来，相信上帝，我们将会回来。”我在内心里哭泣，虽然他们无法看到。

当你走出飞机后，你会微笑，找到合适的词语，变得坚强。“我确信国家团结一定会实现。我对伊朗人民充满信心，”我这样告诉记者。其中一位记者低语，“愿上帝与你们同在。”然后，每个人都走向飞机。到达飞机前，他们跪在国王面前。我丈夫失去控制，眼中充满泪水。飞行员、官员、记者、警卫，所有人都在哭泣。

我们进入了万里无垠的天空中。我痛苦地感到失去了一切：我的孩子、我的朋友、我的国家。我的心碎了，碎成一片一片。我宁愿死在我的国家里，而不愿意开始这种流浪的生活。我们将去哪里？当一个人心碎后，他如何还能继续生活和呼吸？

我在小时候，当我想像未来生活时，我就设想同我感到骄傲的一个有良好修养的人生活在一起。但是，我从来没想到在毕业前结婚。那是在50年代末期，在那个年代，越来越多的女性联合起来加入到伊朗的发展中。

然而，我完全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嫁给我们国家最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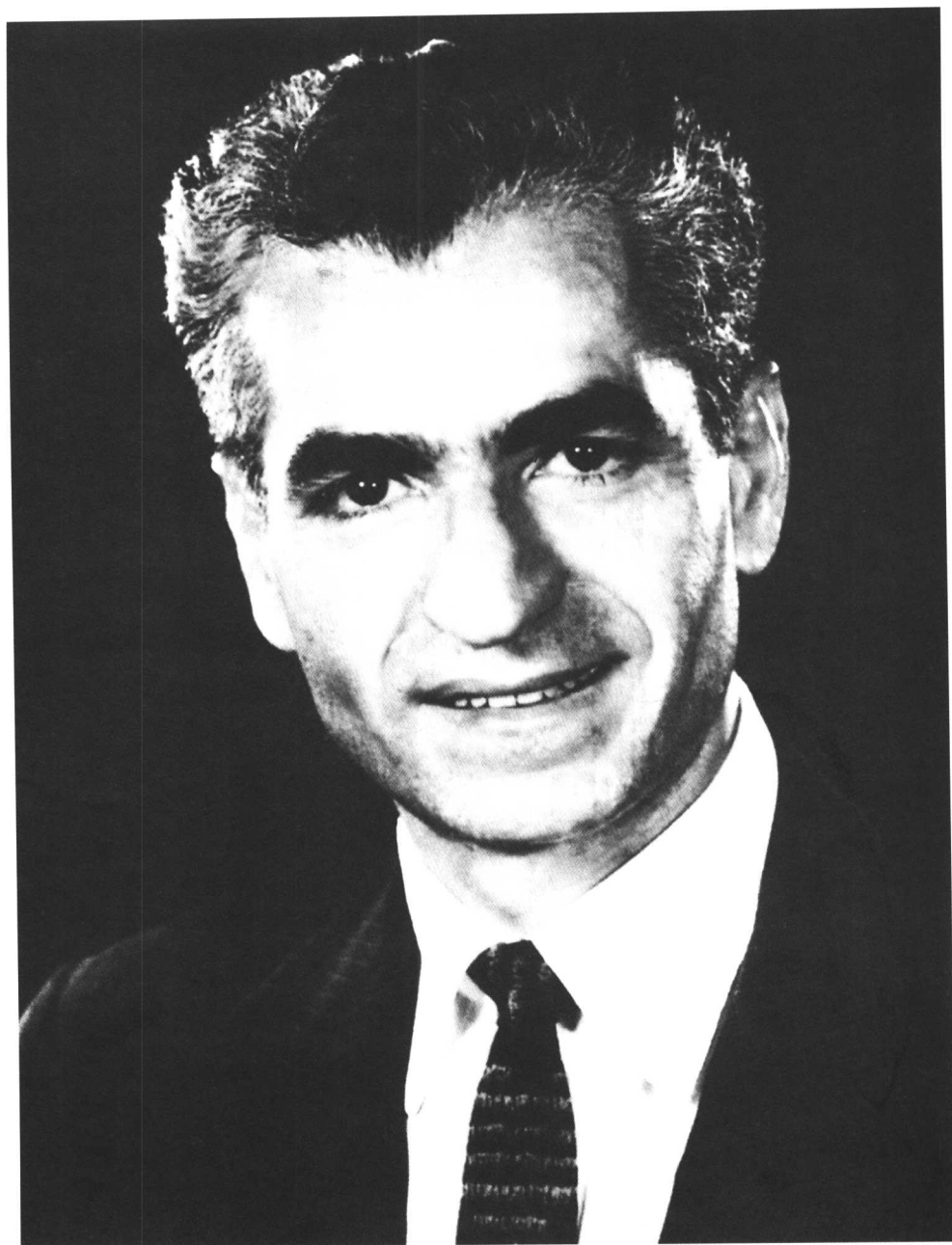
要的人。

“你为什么选择我？”一次我问国王。

他微笑道：

“你还记得那个下午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那个下午，那时我们在玩掷环套桩游戏。当时人很多，一大群人。许多铁环没打中目标落在地上，你很好心地跑过去为每个人都捡起来。在那之前，你就很吸引我，但是就在那一天，我爱上了你，因为你的行为是如此自然。”

法拉赫·巴列维



我最喜欢的国王照片

父亲抱着我，当我还很小时，他非常喜欢我并害怕失去我



我父亲索赫拉勃-迪巴，曾在法国圣西尔军事学校学习



我慈爱的爷爷迈赫迪-迪巴-乔多勒赫(坐在椅子上的)，摄于1870年